

權操草野。於人羣有深重之影響焉。是以凡在官者。清廉簡潔。正大光明。能以尸位素餐爲可恥。戀棧妨賢爲可鄙。扶植子弟。引用私人。窟穴官場。蟠據要津。爲可惡。而其餘貪墨之輩。奸佞之徒。不足齒數於社會者。無論已。凡在民者。飲和食德。敦讓成風。鄉族之間。嫋睦相親。出入相友。助疾扶持。儼然有天然之團體。彼驕詐攘奪之徒。不但得罪於法網之所不容。卽亦得罪於公論之所不恕。其人爲公羣之蠹。雖罪名不及。而草茅不少核寔之權。其人有倖進之榮。而正論所加。卽勢位亦失其袒助之力。此其辰未有報館演壇。而純粹之精神。莊嚴之境界。已活現於最高古之舞臺矣。

今則世界大闢。言路大開。有志之士。日呼號。棒喝於演壇報館之間。張旗樹幟。暮鼓晨鍾。於今已數十寒暑。文明進步之說。溢於紙上。保存國粹之聲。滿於人口。此正言論家。登舞臺之第一日也。乃返而觀之。言論愈多。而風俗愈敝。人格愈低。不誠爲當今不可解之大問題哉。

夫今之所謂上流者。出則電車。入則花屋。一衣之襲。必洋舶之珍。一食之豐。合中西之席。文明則文明矣。而叩其出世之目的。不出於溫飽主義。國計民生。毫無留意。彼紈袴子弟。權門愛奴。藉擁護之力。雜然榮進。闌冗卑劣。更不待言。卽有一二英才之士。而一通過作官之關門。遂成無骨無血之男子。以剝削生靈爲獨一無二之政策。以逢迎上憲爲遷官固寵之奇謀。便圖一己之私。不知廉恥爲何物。只爭目前之利。甘墮名譽於終身。始猶有遷就之苦衷。久乃成第二之天性。况當民氣囂爭。甫靜之餘。彼輩利用嚇唬之手段。仁其剝割者。則目爲順民。間有執理以爭。則指爲叛逆。明目張膽。視輿論爲弁髦。口蜜腹劍。每陷人於羅網。遂使端正之士。無所托足。信義之風。扞格不入。其影響於政治。何如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人禽之界。亦嚴矣哉。

又今之少年者。學堂之上。濟濟彬彬。挾策懷墳。青衿滿地。揮毫拈管。粉黛知書。易洙泗之敝裙。沾歐美之雅化。文明進步猗歟盛哉。殆叩其爲學之方針。偏向於衣食界之方面。耗父兄許多之血汗。費國家惠養之廩金。始博得一卒業文憑。一旦得志。倖倖自得。洋鞋西帽。爭自奢華。銜品牙牌。競相誇耀。未聞擴開新見識。新思想。吸文明之精髓。爲學界政界教界。放一條光明也。抑亦有之。而何其鳳毛麟角。夏雪晨星。不能數見。而腐敗之事。日有所聞。豈辰會之使然耶。何其道德之薄。至於如是。師生一節。又爲今日最新之一怪現象。上課之辰。卽爲師弟。出校之後。視如路人。在師旣無模範。繩墨之尊嚴。在弟何有。立雪坐風之誠意。舊辰之師弟。其意氣豈如是之冷淡耶。浸假而至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亦不免如是。履霜堅冰。此其漸也。試卽社會往來交涉之際。觀之。以衣服爲體。面以通脫爲文明。衣衿花美。稱爲達人。陋巷簞瓢。便非佳士。腰纏稍重。卽盜跖可引爲良朋。蓄物不豐。卽孟光亦在所必擯。蓋世界一趨於金錢之主義。而道德遂成爲壞敗之刦灰。靜言思之。良可痛也。夫今日風化之墜落。寔多複雜原因。但未有報館之前。社會上之道德如此。旣有報館之後。社會上之道德如彼。則凡有言論之責者。不可不引自猛省也。吾之爲是言也。非謂言論家。產出社會腐敗之效果。而言論家。於社會無補益之絲毫。有不必爲之曲諱也。夫世界不患其不能新。而患其不能舊。不患其不文明。而患其無有消受文化之原質。原質維何。道德是也。道德譬猶基礎也。譬猶粟米也。大匠不能建無基之屋。巧婦亦不能爲無米之炊。道德譬猶腦也。腦薄其人必愚。道德譬猶魂也。魂離其人必死。或者曰。辰代當改革之際。非有破壞。不能建設。此亦文明不可逃之慣例。若子之言。不幾使守舊之輩。援一舊俗之道德。阻自由進步之前途歟。曰否否。道德有真假之分。有廣狹之義。

而無有巧拙之界。故形式可破壞。道德不可破壞也。則今欲保全道德改良社會。委之當途之官吏不可委之趨辰之人士不可。然則對於社會而負重大之責任。舍言論家將誰屬也。

雖然。言論家豈易言哉。負開智進化之希望。則其價值非廉。爲世道人心之保障。則其事業甚大。非有高尚之品望。淹博之學問。確鑿之精誠。曷克當此。故以身貢於社會之言論界。必其不同流俗。不慕榮利。一言一動。有天下模楷之尊。然後以自己之學問。出與世相周旋於筆舌之間。竭至誠之忱。揭至公之纛。講純粹之心理。輸灌於社會之中心。庶幾屹砥柱於中流。狂瀾可挽。注精神於一箭。金石能開。能爲社會確立道德之標準。喚醒迷夢之國魂。則文明事業都從此中演出也。而何患其不新哉。不然。議論不根於性命理說。不本於篤學。漫然秉筆。率爾操觚。拾自由平等之諸名詞。掇組織希望之新句語。填塞紙上。既罵守舊。又罵革新。使毛中書。鐵將軍。終日僕役。刺刺不能休。果何益哉。竊想社會多一報館。世界徒多一唾罵場而已。故曰。言論家之自覺。

### △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

(假使古代有字母。則中國文字結構之嬗變當如何)

錄東方雜誌第十八卷廿一號  
此篇是梁啟超氏所著的

人類先有語言。然後有文字。聲發於天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也。以某聲表某意。其所表者爲一羣之人所公喻而公認。於是乎成語言。言而著諸竹帛。以廣其用。而永其傳。於是乎有文字。字也者。聲與言之符號而已。然符號之選擇與應用。各族不同。有施設若干音符。規定其僻合運用之法。但求符之能悉傳其音。而所含意義與所用之符不必相麗者。如印度歐洲諸民族所用字母是也。亦有

不施設一定之音符。同一音而表之之符

即寫法

有各種。卽緣異符以表異義者。則中國文字是也。

此兩法者。孰爲精善。孰爲便利。其間可以比較論列者甚多。非此短篇所能殫述。惟有一事。首當明辨者。流俗之論。每謂中國文字屬於衍形系統。而與印歐衍聲之系統劃然殊途。此寔謬見也。倘文字而不衍聲。則所謂「孳乳寢多」者。末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幾乎息矣。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曰六書。自班孟堅許叔重以來。皆稱爲造字之本。象形、指事、會意、衍形之屬也。形聲、轉注、假借、衍聲之屬也。說文萬五百十六字。形聲之字八千四百零七。象形、指事、會意之字合計僅一千有奇。其間兼諧聲者尙三之一。依聲假借而蛻變其本義者亦三之一。然則中國之字。雖謂什之九屬於聲系焉可也。單字且然。其積字以成詞者。更無論矣。

自來言六書者。每謂形聲爲易解。忽而不講。有清一代古韻之學大昌。於聲音與文字之關係。漸知注重矣。然其研究集中之點。在收音而不在發音。重視疊韻而輕視雙聲。未爲至詣也。劉成國釋冬。每字皆詁以雙聲。爾雅詁訓言三篇。用雙聲爲解者。亦過半。其必有所受矣。吾嘗略爲探索。謂宜從音原以求字原。輒擬爲兩公例。

(一) 凡形聲之字。不惟其有義。卽其聲亦有義。質言之。則凡形聲字什九。皆兼會意也。

(二) 凡轉注假借字。其遞嬗孳乳。皆用雙聲。試舉最顯者之數音以爲例。

義小也。此以聲函義者也。絲縷之小者爲綫。竹簡之小者爲箋。木簡之小者爲牋。農器及貨幣之小者爲錢。價值之小者爲賤。竹木散材之小者爲棧。見說文車之小者亦爲棧。見周禮注鍾之小者亦爲棧。見爾雅釋樂水之少者爲淺。水所揚之細沫爲濺。小巧之言爲譏。見鹽鐵論及越語注物不堅密。

者爲僂。見管子參患篇小飲爲錢。輕踏爲踐。薄削爲剗。傷毀所餘之小部分爲殘。右爲「菱聲」之字十有七而皆含有小意。說文皆以此爲純形聲之字。例如僂下云：「從系菱聲。」以吾觀之。則皆形聲兼會意也。當云：「從系從彔彔亦聲。」舊說謂其形有義。其聲無義。寔乃大誤。其聲所表之義。蓋較其形爲尤重也。更旁徵他音。如氏本也。從氏下著一「地」也。指事。說文此字卽根柢之「柢」之本字。示本根之在低處者也。後起加木旁則爲柢。在人下者則爲低。在屋宇下者則爲底。石之礎爲砥。水低處爲泜。土低處爲坻。低阜爲坻。生於低地之蟲爲蛭。車後爲軛。屬國之舍爲邸。三歲之羊爲羝。地神爲祇。下視爲覩。以肢體之末梢相距爲抵。此皆形聲兼會意字。當云：「從某從氏氏亦聲」也。

「菱從刀。從夫夫高也。會意。」說文「菱」之字從夫以表其凸出。從刀以表其尖利。於是地之墳而阜者爲陵。四隅有觚角者爲棱。冰坼成銳角者爲凌。果蓏之兩尖者爲菱。帛紋織現若冰凌者爲綾。見釋名

此皆形聲兼會意字。當云：「從某從菱菱亦聲」也。

假使中國如用字母。則其字體結構當何如。試以「菱」字爲例。如凡「菱聲」之字皆用Ch'ien之一符號以表之。而其偏旁則在其字之首。一音母添附語尾。則前舉之十七字者當如下寫。

Ch'ien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s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j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p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s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m	·	·	·	·	·	·	·	·	·	·	·	·	·	·	·	·	·	·	·
Ch'ieny	·	·	·	·	·	·	·	·	·	·	·	·	·	·	·	·	·	·	·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菱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此種寫法與中國舊文之寫法孰爲利便。此屬別問題。要之此十七字者同一語根同一音符而因以同得一極相類似之概念。則章章然也。以上三音母吾不過偶舉憶念所及者以爲例。若能將全部說文之形聲字一一按其聲系以求其義或能於我文字起原得一大發明未可知也。

又不必其聲之偏旁同一寫法者爲然也。凡音同者雖形不同而義往往同。如「地」字並不從氐而含「底」「低」等義。「弟」字亦因其身材視兄低小而得名。「帝」有上接下之義。故下視亦稱「諦視」「滴」字「謫」字「摘」字皆以表由上而下之一種動作。從可知凡用 *Dee* 之一音符所表示者總含有在下之義。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無論其寫法爲氐爲低爲底；爲地爲弟爲帝爲滴；而其爲同一語原卽含有相同之意味。則歷歷可覩也。

不寧惟是。同一發音之語其展轉引申而成之字可以無窮爾雅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

氣發天不應曰晦。霧謂之晦。」王國維云

「雲霧晦一音之轉也。晦本明母字後世轉入曉母。與微豐

諸字同。」蓋霧音當讀如慕。

粵語  
正然

晦音當讀如晦。皆用 *(M)* 母發音而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由是而

晚色微茫不明者謂之暮。有物爲之障而不能透視者謂之幕。不可得見而徒寄思焉謂之慕。此一

引申也。晦亦謂之冥。閉目而無見則謂之暝。暝久而覺全體休止者謂之眠。此又引申也。冥亦謂之

昧。昧之甚者謂之盲。此又一引申也。視而不明謂之蒙。兩之細而不易見者謂之眼。此又引申也。冥亦謂之

矇。矇之甚者謂之眊。此又一引申也。視官本身不明者謂之眊。眊亦謂之眊。年老而意識作用疲缺者謂之耄。此又一引申也。意識有所蔽而錯亂者謂之瞀。亦謂之謬。不自知其瞀謬而任意以行者爲之

貿貿然。此又一引申也。難察而致誤者謂之迷。視官中有障刺者謂之眊。此又一引申也。晦冥亦謂之

之霾深入而至視線所不及謂之采。全掩覆而不可見謂之埋。此又一引申也。睡眠而髮鬚若有所見其狀態恰如霧中看物者謂之瞢。雖醒而作夢態者謂之瞢。醉態謂之酩酊。此又一引申也。細而難察者謂之微。讀如眉。粵語猶然。重言之謂之微茫。微之甚者謂之渺。謂之杳。重言之謂之渺。謂之杳。醉態謂之酩酊。此又一引申也。微亦謂之末。水之霏屑如霧者謂之沫。此又一引申也。迷之重言謂之迷離。謂之迷糊。謂之迷茫。或謂之模糊。謂之麻糊。此又一引申也。迷而求之謂之摸。重言之謂之摸。此又一引申也。迷亦謂之沌。固重言之謂之惘。惘迷惘之狀態謂之悶。此又一引申也。凡微末之物如霧霑等皆物之細屑也。故屑物謂之磨。謂之礪。物之成屑謂之糜。小而不可見之物謂之么麼。鬼物隱約閃爍不可確見者謂之魔。此又一引申也。草本植物其葉碎屑者謂之糜蕪。謂之糜蕪。謂之縣馬。木本植物其葉碎屑者謂之木髦。魚之小者謂之鰐。俱雅爾見鳥之小者謂之縣蠻。見詩毛傳蟲之小者謂之蟲蠻。尤小者謂之蟻蠻。其別一種謂之脈望。望讀盲去聲。粵語猶然。雨之小者謂之霖霖。其寔只是一語之異寫耳。此又一引申也。草木初苗不甚可察者謂之萌。其細英謂之芒。光之細碎隱約閃爍者亦謂之芒。此又一引申也。無所知謂之冥。人之無所知者謂之民。禮記鄭注民者冥也。言冥無所知。謂之氓。詩氓氓蚩蚩此又一引申也。於是凡蒙昧之民族則加以此名。謂之蒙。謂之蠻。謂之蠻。謂之苗。謂之苗。謂之閩。此又一引申也。既視察不明則只能付諸疑問。故對於不能確之人或地則曰某人某地。疑問所用字曰無曰毋。古讀如模。粵語猶然。或添字以足其意曰得無將毋。白話則轉爲麼爲嗎。某字或轉爲甚麼爲什麼。此又一引申也。以上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兩原則概括之。其一客觀方面凡物體或物態之微細闇昧難見察者。或竟不可見察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

年七

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諸字中孰爲本義。孰爲引申義。今不能確指。要之用同一語原卽含有相同或相受之意味而已。試以字母表之。至其語根所生之變化如下。

Mao	毛	Ming	冥
Moo	雾	Ming	暝
Mui	晦	Mien	瞑
Mu	暮	Mei	昧
Mu	幕	Mei	冥
Mu	慕	Meng	冥
Meng	朦	Mao	眇
Meng	濛	Mao	眇
Maug	盲	Miu	昧
Mao	眊	Mou mou	寐
Mao	眊	Mi	昧
Mi	瞀	Mimo	眇
Mai	瞀	Mien miao	眇眇
Mai	溟	Ming	溟
Mai	泯	Ming mu	泯沒

Mong	夢
Mong tong	夢通
Mong tang	夢當
Ming ting	夢亭
(Mei)	(美)
Mihu	曷呼
Mimang	曷茫
Muhu	曷糊
Mahu	曷糊
Mo	磨
Ming	明
Mienman	民曼
Mingmang	夢茫
Mimeng	夢蒙
Mei (mang)	(美)茫
Meimu	美目
Meng	夢
Mang	夢
Miog	莫

夢 曼 茫 糊 糊 模 鱷 蠻 蟻 蟻 脉 震 震 望 霧 萌 芒 芒

Mi	密
Momi	密密
Mu	目
Mili	密力
(Mei) mang	(美)茫
Miao	眇
Miaow	眇
Miaomang	眇茫
Moshio	渺
(Mang)	(茫)
Mangmang	莽莽
Meng	夢
Meng	夢
Mu	目
Mi	密
Mi	密
Mi	密
Me	莫

密 茫 茫 渺 渺 杏 杏 浩 浩 慢 慢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文苑

Mang	
Mao	
Man	
Miao	
Ming	
Mu	
Mo	
Mi (mu)	靡蕪
Mienma	
Mumao	
Mu	
Ma	

岷蠻苗閩無麼

百十二

魔

靡

蕪

馬

某

母

木毬

(未完)

## ▲文苑

相思辭

法國 Xavier de Maistre 原著  
（錄華報 仲鳴譯）

彷徨常憂愁。  
歎息將何爲。  
良友應來歸。  
鬱鬱獨閒坐。  
往來手屢誤。  
臨高試遠望。  
如犢依其母。  
飄流覓春芳。  
晨間持桶去。  
牧童隨羣羊。  
處處尋吾友。  
悠悠無意中。

嘆息將何爲。  
煢煢守空房。  
思君君不至。  
當窗弄機杼。  
今日心太悲。  
明朝理亂緒。  
復如谷中羔。  
羅帶嚴結束。  
盡付炎火刦。  
君果相棄捐。  
我身擲其中。  
含情理羅帶。  
花多難纏繞。  
莫道桑葉繁。  
桑葉無窮已。  
但願此鄉村。  
與之同消滅。

忽見幽徑綠。  
嗚嗟我思君。  
離妾尚欣歡。  
我其失儔匹。循徑獨踟蹰。  
朝夕心悲酸。  
想必戀新愛。  
思之淚汎瀾。奄忽至君屋。  
孰知忘恩者。  
舊時情意寒。  
但願此鄉村。

采玫瑰

法國 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 原著

晨間采玫瑰。  
蓓蕾盈纖手。  
結斷花飛散。  
隨風去縹渺。  
汲水清泉曲。  
悠悠無意中。

將以遺吾友。  
含情理羅帶。  
亂瓣逐波流。  
暮雨沾我衣。

去去不回首。薄暮獨歸來。  
餘香不能久。

海水紅如火。顏色同姣姣。  
馨芳還滿袖。願君嗅我懷。

君今復何爲

法國 M. Desbordes-Valmire 原著

君昔有吾心。爾心亦我託。  
兩心長相證。

證出相思樂。

君心忽索還。妾心仍如昔。  
念子相棄遺。

妾心已碎裂。

綠葉與芳花。

盈盈垂秋寢。

枝條多馨香。

君今復何爲。  
猶帶紅暈色。

顧君試識察。

賤妾抱區區。

彼辰君重來。

徘徊舊遊地。

叩門別人應。

已矣伊長寐。

人語只如此。

豈忍仁摧折。

此心如孤兒。

失母揮愁淚。

飄蕩曠野中。

我生多艱難。

何苦相委棄。

蹣跚無所歸。

上帝知此事。

他日君知否。

孤獨欲何寄。

還念舊情未。

君若見愛神。

君更憐君意。

## 日本地震賦

(倣前亦  
壁賦)

此賦倣古諧文體裁。其體創自清朝光緒年間。簡易有趣。最近於人。今年日本地震之事。寔有關於人類之感情。爰倣其體而賦之。以供諸好事者。

松雲識

癸亥之秋。七月未晦。無疑子與客泛舟遊於日本之海。雄風大來。海波方興。舉筆對客。詠紅日之詩。歌文明之章。少焉地震於東京之上。轟烈於橫濱伊豆之間。赤電橫空。火光接天。縱一炬之所燒。憐萬土之焦然。炎炎乎如赤帝御風。而不知其所止。蕩蕩乎如捲世所有。灰化而空旃。於是擲筆異甚。叩舷而歌之。歌曰。美棹兮歐槳。繞空明兮望火光。咄咄兮天殃。嗟美人兮彼一方。客有吹洋簫者。倚

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疑如懼。如恐如怖。餘音惄惄不絕如縷。驚海底之睡蛟。泣天涯之驕婦。無  
疑子夷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男子功名。鐵血滿山。此非日本人之詩乎。西望馬  
島。東望琵湖。改革先潮。獨占優優。此非日本之顯於亞洲者乎。方其破奉天下膠州。凱還而東也。舳  
艤千里。旌旗蔽空。飲馬登山。橫劍賦詩。固近世之雄也。而今何罹此殺刦哉。况吾與子逍遙於環海  
之上。泛南溟而底東陸。駕一葉之輕舟。舉樂邦以相屬。寄浮萍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人類之須  
臾。懼浩刦之無窮。挾火山以遨遊。抱地球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疑調於悲風。無疑子曰。客亦知  
夫火與地乎。噴者如斯。而未嘗絕也。圓轉者如彼。而卒莫生滅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柏林府  
之強。德多腦河之富。奧長白山之大。滿彼得堡之雄。俄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大地  
之學術。之思想。之事業。之文章。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懼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類。苟見人之所  
苦。雖異邦而莫棄。惟心上之慈端。與世間之公道。耳得之於愁聲。目寓之於慘色。痛之無已。助之不  
吝。固良心者之惻隱事也。而善人與君子之所不忍。客悟而起。洗筆更述。哲理既破。懷疑斷絕。相與  
吞吐乎舟中。不知東方之火刦。

## ◎致事文明殿大學士扶光伯尊室大人七旬壽慶

月亭來稿

尋常人物而壽至耆頤。世固不少。語云。庸人享福誠然。拙何必以七十壽爲奇費。屑談于報紙。雖然  
壽一也。而壽之價值有廉昂。所謂庸人而享福者。其福小。若夫非常之福。天固以待非常之人。拙固  
嘗閱歷史上多數之完人。而今復得之。扶光伯夫吾人之生於世。所以異於萬物者。以能憂而能樂。

也憂也者生平活動憂社會之憂樂也者晚歲怡閑樂延年之樂先憂而後樂易所謂號號恐致福也相彼庸人其少也賤與辰無益何以謂憂其老也貧自活匪康何以謂樂壽愈多而辱愈集哀哉壽乎庸人之壽其壽廉扶光伯相公生於少壯活動于宦途身歷郡朝至于黃閣風流富貴固足以鑄壽顏艱險崎嶇亦適以培壽骨今古希年屆退樂田園達膝羣孫怡然點領起居寢食無異髫齡辰而遶舍辰而窺園辰而某樹某丘扶枝聽鳴崗之鳳而相公猶不知壽之已至也每對人曰予生平歷居台鉉多享幸福而愧未有掀揭事業足繫社稷蒼生之望然而社會蒼生予同胞也尊廟社稷予家族也假予一日壽當增一日憂江湖而廊廟此心終初不間噫相公之壽相公之心得也美哉壽乎相公之壽其壽昂宜乎七旬慶壽人人祝其遐齡 聖帝嘉其厚福且奉 御賜重寶等物以爲養壽之珍

## ▲天南故事瓊林（續二）

順化明鄉菊畦林茂 少英氏撰

孝子。

一嘗攷之史傳陳大律代父受笞。

正編列傳。陳大律廣平麗水人。父陳度爲永鎮庫監臨。庫火災。得笞罪。長大律年尚少。請代受笞。上曰。彼能孝於親。可減笞三十。

阮居仕代父

帶鎖。

正編列傳。阮居仕香茶人。居貞之孫也。父居俊犯職准徒。仕辰

年十四。乞代父役。帶鎖。無悔恨色。

上嘉之曰。阮居貞有孫矣。

阮久縫脫其母於水潦。

正編列傳。阮久縫乂安東城人。官

溢。

其父緣木以避。其母方臥病在床。縫負之上屋。不及

救其幼女。後父沒。縫居喪盡禮。母病。湯藥未嘗離側。

潘登瀛救祖母於火燃。

正編列傳。潘登瀛東城人。早孤。與祖母居。二夕。

盜刦入宅。縛祖母。以紙浸油燃手指。

家人驚惶走

至滅火。哀求釋。

盜乃釋之而去。

打虎救親。

湊春益之孝勇。

正編列傳。阮春益南城人。早失怙。母至孝。一日從母及其鄉人往

母而去。母被爪傷。臥病年餘。

盜鷄供母。

憐鄭檢之少貧。

急史。鄭檢少孤貧。

墓側置猪枚。仕慷之孝感虎豹。

正編列傳。枚士慷慨

化峨山人。事父母至孝。四度居喪。皆廬墓三年。虎嘗至墓傍。而不敢犯。一夕虎負

一猪置墓前。若有獻奠意。明日失猪者尋至見之。以告。慷始知。此蓋孝之感物者。

山中求猾阮文程之孝動鬼神。

正編列傳。阮文程瓊瑤

人。母懷腹痛。經年不愈。醫言因食孔雀肉遇毒所致。須得炮胃治之。程屢入山求炮不得。一夕入一神廟禱求。夢神語曰。汝爲母尋炮。不畏惡獸。孝也。我當惠之。來日果於廟旁獲一獵。攜歸。取胃以治母病。乃痊。

**父讌**。國朝正編。知州蘇名瑾爲匪所害。其子舉人蘇名約。請從軍以復父讌。

**阮秀才殺虎以祭父墓**。正編列傳。阮文名廣義平山秀才。有孝行。家近山。多虎。父爲虎

虎所獲甚多。最後得一虎。符所誌。乃殺之。以祭父墓。祭畢。名食虎肉。因得狂症。咻吼如虎。

**阮文紹四十事父母**。未嘗少忤。見上父子門。子註。謝有度五年侍湯藥無有懈

心。正編列傳。謝有度東城人。早失怙。事母至孝。西山之亂。母爲賊所獲。將殺之。度號泣。請代母死。賊憐而釋之。後母老病。度侍奉湯藥。五年無少懈怠。母沒。日夜哭于墓。凡此皆孝順可風。鄉里稱其孝。明命八年賜孝順可風。字。旌表其門。

**史編榮耀**。見上父子門。有報國以繼父志。阮有鏡註。有幹蠱以蓋前愆。陳史。興道王國峻安生王之子。安生王與太宗有隙。臨終執國

峻手曰。汝不能爲我取天下。我死不瞑目。國峻置之懷。不以亂命爲然。及天下板蕩。衆多疑之。國峻一心忠孝。平元復國。聖製詠史曰。爲國忘家迴物情。手中空杖武功成。又云。股肱骨肉兩無間。幹父之蠱忠孝建。

**章頭白痛父讌之未雪**。太保肝紅。陳史。阮景真子阮景異。鄧悉子鄧容。皆償其父死非辜。領兵回清化。迎陳季擴立之。是爲重光

景異罵賊。賊殺之。而啖其肝。容赴水死。容有感懷詩云。國讌未報頭先白。幾度龍泉帶月磨。聖製詠史詠景異云。父讌未雪國讌牽。謨渡無功見己偏。但得忠肝紅似日。長教殘賊滿腔煎。拜別南關平吳兵而大誥。黎史。范廷重母墓爲孫賊阮有求所

歸。從黎太祖參謀帷幄。既平吳。大誥天下。誥文數千言。聽所撰也。傷心墳墓。誓猶賊之必誅。黎史。阮有求不共戴天。後屢破賊兵。獲阮有求于乂安。檻送鄭主。誅之。又嘗言

我與求不共戴天。後屢破賊兵。獲阮有求于乂安。檻送鄭主。誅之。此又其孝之大者。

(未完)

## ◎ 談中華時局

近年中華時局。擾擾紛紛。既分爲北南。又分爲奉直。爲孫陳。十一省河山。幾無一片乾淨土。令談大局者。如在五里霧中。一恨事也。

據近日各報所載。北方政潮。約述如後。自十月十日。直隸派主人翁曹錕被選爲總統後。奉天派張作霖並無何等反對舉動。并無何等發展。而直隸派內部的政潮。却如風起水湧。蔚爲巨觀。彼平日

所最足令人注目的武人地盤的爭奪却寂然無聲。而一辰引起世人觀聽者只有政客官僚的內閣國會的爭奪。寔爲一新奇現象。

新總統第一任正式內閣的總理當大選未成功辰。曹在保定暗中曾有所約定。而約定的至四人之多。最初與張紹曾約定。以張不反對攝政內閣爲條件。使將來任新總統第一任正式總理。後來因維持北京局面的功勞。則又以總理一席約與高凌霨。因財政外交方面的活動有功。則又以此席約顏惠慶。因要鼓勵趕辦大選舉。則又以此席約與吳景濂。到大選成功後。對彼曾受約定的四人不知如何對付。乃弄成一大問題。而解決此大問題全視四人的能力爲斷。此四人中以張紹曾爲最薄弱。所以張只能以不署名攝政內閣的總辭職爲要挾。及疏通無效。曹鋐毅然下高凌霨代內閣命令。而張內閣復活的消息。遂至消滅。其餘三人以吳景濂爭最劇烈。顏惠慶較得國人同情。而高凌霨則據代閣以操縱。寔爲最有深謀。而洛陽吳佩孚。南京齊燮元。團河馮玉祥爲現時寔力派。世稱爲新三角同盟者。則力主請顏惠慶組織第一次內閣。以便收拾時局。吳景濂方面則大宣布國會決不通過顏內閣同意案。以自顯寔力。王承斌在天津。又力持以吳景濂組閣。使曹鋐入京向曹鋐爭執。然曹鋐頗厭吳氏。一面使王毓芝往天津表示意思。一面下王承斌督理直隸軍務命令。與之以寔利。使勿再爲吳助。唯顏惠慶因不敢擡國會之鋒。表示退讓。而顏吳之爭遂息。又因財政關係。一時又盛傳以熊希齡組織內閣。後又提出孫寶琦。至數十日間。而閣席暗潮乃告

張前此會任  
內閣總理

## 一段落。

吳景濂藉議院爲爭閣之利器。因此國會中又演出最鬧熱的爭潮者。爲議長問題。衆議院有開臨時會。即有陳純修等提出改選議長意見。使吳景濂多日不敢開會。其後吳氏發出通告。投孫內閣同意票。反對派早已前一日預備到開會辰爭奪主席。斥議長任期已滿。何不發通知書。卒致以武力解決。相打而散。

夫政爭唯一利器是國會。彼等又謀組織大政黨。以操縱國會。保定派即曹锟左右人物。因此羅致各小政黨組織大黨。謀占國會多數。以抗吳景濂。定名爲憲政黨。吳景濂鑑於對手方面黨羽已成。便向王承斌索欵。謀羅致各中立議員組一大黨。以與之反抗。從此津保兩派政黨各殊。而明爭暗鬭。又不知何日了結也。

## ▲國內之部

### 法越間聯絡的無線電告成

法越間聯絡的無線電。已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開始通電。是日午後四點。巴黎京屬地部尚書官郵政部參知官及各官職。各業家均集在東洋經濟局。舉行開幕禮。

河內城亦同日同時舉行開幕禮。因以兩國間的辰間早晚不同。故到夜間始舉行。東洋首憲柬招各大憲。前來參預盛舉。是夜十一點二十四分白梅無線電局接由拔都轉來的電信。十八日早晨。東法首憲又接屬地部尚書官來電云。「法越間聯絡的無線電開幕禮已在經濟局舉行。來預會者不下二百餘人。屬地尚書官及郵政局參知官爲主席。皆卽席演說。行禮將畢。卽接東法首憲覆電。計兩國間電信往返只費三十三分鐘而已」云。